

故宮週刊

題 易培基

本院理事熊秉真先生小影



私者也、如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是已、周禮內府之職、屬於冢宰、說者謂王者無外、在海內如在臺中也、漢制少府卿與大司農並列、然常以水衡之錢、為軍國之用、猶有古意存焉、至於德宗、一變唐初之制、戚戚然務厚其私藏、涇原變而不悔、奉天幸而不改、陸贄諫而不從、卒至藩鎮橫橫、小人柄用、而身亦危矣、悲夫、為人君者、其鑒於德宗之往事、而以周禮為法哉、

宋及楚平論

楚人圍宋、司馬子反乘墮而闚宋城、遇華元、問其狀、元以易子析骸對、子反亦以其情告、歸語楚王、引帥而去、余讀書至此、曰嗟乎誠信之足以感人如此夫、春秋所記、獨戰泓一役、君子譏之、其餘如伐原侵鼓之師、苟有近於仁義者、未嘗不取其美而蓋其過、君子反華元之相語、為寬厚大、無一毫權詐之心、千古能有幾人哉、公羊記之、並無駁辭、後儒不察、乃以楚君臣皆墮華元計中、何其陋且鄙也、夫一誠可通天地、忠信可行蠻貊、以之治天下不難、而況於兩軍相見之際乎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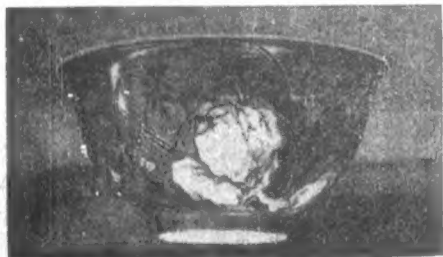
明十五兩銀錠正面



明十五兩銀錠側面



清古月軒磁盤



清乾隆銅胎琺瑯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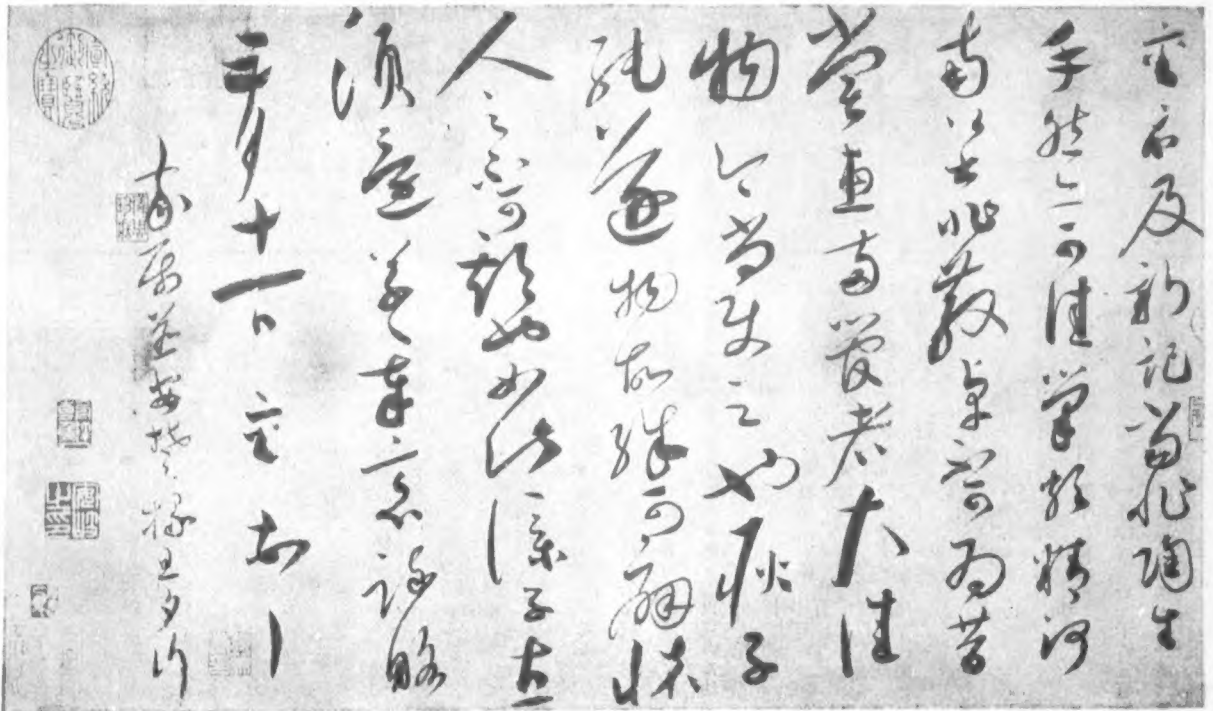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德宗遺稿 (續)

瓊林大盈庫論

人君為天下守財、不當為天下靡財、然為天下守則公、為一

宋 蔡 襄 陶 生 帖 (四之寶墨家四宋)



蔡襄、仙遊人、字君謨、天聖進士、累官知諫院、直史館、兼修起居注、論事無所回撓、進知制誥、每除授非常職、輒封還之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、再知福州、聘郡士周希孟、陳烈等以經術授學者、常至數百人、躬至學舍、執經請問、徒知泉州、建洛陽橋、長三百六十丈、以利濟者、閩人勒碑頌德、後以端明殿學士移守杭州、卒謚忠惠、襄善書、爲當時第一、詩文清粹道美、皆入妙品、有茶錄、荔枝譜、蔡忠惠集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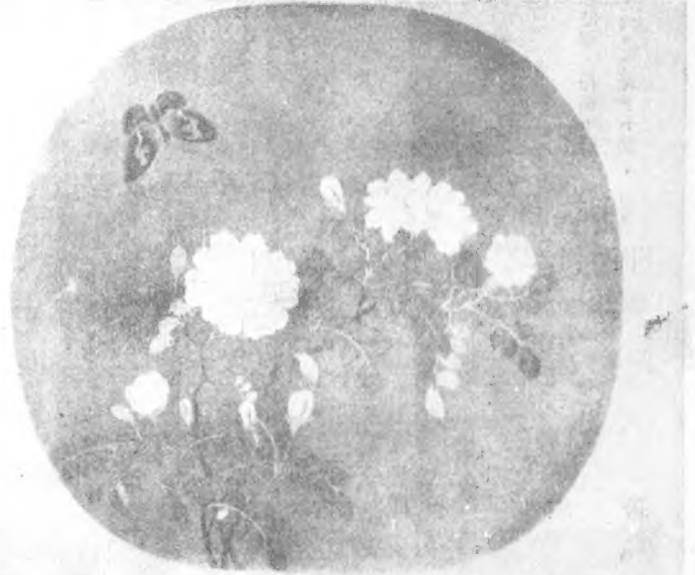
宋 馬 達 存 叢 文 蝶

明李士達山水



左上蘇書題、寒門風落木、客舍雨連山、又題云、萬歷庚申秋日爲於石湖村舍、印二、勛甫、李士達印、均白文、

李士達、號仰槐、吳人、人物山水、氣韻天然、萬歷間隱居新鄭、聘歸秀麗、舉體欲仙、其論山水有五美云、蒼遠奇遠、五美云、皴板刻生、人謂深得畫理、



馬達、世榮子、得家學之妙、山水人物花果禽鳥、疏置極工、毛羽燦然、飛鳴生動之態以真、

住、令伊等學習弓箭腰牌爲館刀、有學習優者、賞以千總把總職分、再加賞錢糧、果能盡心學習、武藝出衆、朕可以隨時量賞職銜、將來隨朕出外、分作兩班宿衛、即駐蹕暢春園時、宿衛亦好、

清宮史訓諭

選錄(續)

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、上諭諭禮部、內廷太監及王公家太監之爲民者、幸多在京居住、此輩最好生事、不可容留、俱著回籍、如內有六十五歲以上、曾經效力、因得殘疾而爲民者、許其在京居住、令總管太監奏聞、其應回籍者、着行文該地方官嚴查、如不在本籍居住、或住別省者、該地方官一併從重治罪、

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四日、上諭張起麟王朝卿、爾等與莊親王、內務府總管來保商議、除宮內太監不必挑、將外園太監中之年方壯健者、挑選二百名、在暢春園賞房居住、



附陳田明詩紀事一則

與惠應。字汝忠。淮平山陽人。官良鄉縣丞。有友楊先生存齋。大樞山隱集。汝忠與徐子與齊名。性溫和。今按甘肅。李白贈出之。以彼之才。僅爲縣丞以老。一意獨行。無所攀援附麗。豈不賢哉。靜思周詩話。汝忠論詩。謂近時學者。徒效謝康樂於一己。而不知澹古澹之芳潤。綴詩靈樞義。歸至。故其所作。習習悉俗。



射陽先生存稿選

射陽先生存稿、凡四卷
第一卷賦、騷、詩、第二
卷、序、第三卷論、表、
贊、雜著、誌銘、誄、祭
告文、跋、啓、第四卷、
障詞、詞、不入四庫、詩
尤卓絕、民間已成絕本、
山陽詩徵曾遺其詩全數、
而此書市間亦罕見、明詩
紀事錄其一首、並以大泌
山房集、靜志居詩話、郭
麐雲芬館詩話、列首端以
相引重、其價值可知、茲
於故宮舊藏、得其全書、
亟選錄之以實吾刊、亦首
以詩、再及其他、不復依
原書卷數爲序次也、並依
以原序、編者識、

明 無 歎 吳 三 桂 門 鴿 鴉 圖



無欺、原標籤題吳三桂門鶴韓圖、

七之印馬司假



經 學

八之印馬司假



經 鼻

九之印馬司假



組 與

假司馬印之十



紐 興

吳射陽先生存稿錄

吳汝忠卒幾十年矣、友人陸子應收其遺文而表、無進士丘子度梓為、間設於陳子、往陳子守淮安時、具與徐子與通淮、汝忠往秀長與與子與海、三人者、呼酒醉候祠內、酒酣論文論詩不傳也、汝忠謂文自六經後、恒遠觀焉近古、詩自三百篇後、惟唐人為近古、近時學者、徒謝朝華而不知審多識、去陳言而不知激芳潤、即欲效文陳詩、溢標實於無窮也、雖矣、徐先生與余深意其言、今觀汝忠之作、雖情而精麗、體物而潤亮、其詞微而顯、其旨博而深、明堂一賦、鏗然金石、至於書記碑銘之文、雖不擬古、人、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、詩詞雖不擬古人、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、蓋淮自陳賈枚乘區衡陳琳鮑照趙固諸人、咸有聲藝苑、至宋張耒而盛、乃汝忠崛起、國朝收百代之闕文、採千載之遺韻、沉辭淵深、浮藻雲霞、文酒以後、一人而已、真大河韓山之所鍾哉、汝忠與寶應朱子介自少友善、其文名與之頡頏、乃子介為太守、而汝忠沉于下寮、茲摘出、當與山帶閣集並傳、射陽射陽之上、有兩明珠也、因題數語、冠于簡端、萬歷庚寅夏日五嶺山人河陽陳文燭撰、

吳射陽先生集選錄 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家父撰

天一門前諸葛拜斗石



嘉隆之間、雅道大興、七子力驅而近之古、海內豁然鄉風、其氣不得磨、故擬者失而相屬、其格不得失而難雅、其語不得凡、故擬者失而詭僻、至於今而失彌滋甚、而世遂以罪七子、謂李斯之禍秦、實始荀卿、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、汝忠於七子中、所謂徐子與者最善、還往倡和最穆、而按其集獨不類七子友、率自胸臆出之、而不染于色澤、舒徐不迫、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、人情物理、即之在耳目之前、而不必盡究其變、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、而文在宋與陸陵南豐相出入、至於撰職四六、若蘇端明小令新聲、若花間草堂、調宮徵而理經緯、可風可歌、是偏至之長技也、大要汝忠師心匠意、不傍人門戶離落、以約一時聲譽、故所就如此、昔齊已好章蘇州、即為蘇州語、以見蘇州、不善也、他日進其故草、蘇州大相賞、子奈何會故吾而似我、張華年十六、作二千首、虞詡見而誶之、更為詩託之沈約、納便向之陳、人情好名而醜欲中人之好、從來久矣、天下方馳驚七子、而汝忠之為汝忠自如、以彼其才僅為邑丞以老、一意獨行、無所振援附離、豈不賢於人遠哉、汝忠善吾郡人陳玉叔、玉叔行其集、盛有所稱引、今動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、于汝忠為出禮稱離、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、復搜集玉叔所未及錄者、已病其太繁、屬不佞校刪而為之叙、吳有遺愛于丘、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、皆人倫懿美、出于是集之外、嗟乎、此不佞所貴于汝忠能自為汝忠者也、

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(續)

梁亨

事畢、清室代表因兵士勞苦、請以一千為犒賞搬運銀兩兵士之用、但鹿司令則謂還之、謂此事乃吾人應為之事、無犒賞之必要、清室代表因強之至再、終不允受、乃致感謝之意而退、至於外庫之銀兩、其數稍少、截至下午五時、尚未秤畢、此則須容明日再行報告矣、(四) 瑣瑣兩妃前此之所以頗躊躇於出宮、蓋恐物品銀錢、不易携出、現因政府方面、對於非古物之物品及金錢、無絲毫留難之意、遂決計擇於陰曆十月二十五日出宮、現已以此意令清室代表轉告鹿司令矣、

以上為自六日以來、十餘日間報紙所載清儀及其眷屬出宮之經過也、瑣瑣二老妃出宮後、則為二十一日、此項問題、於此告一段落、自表面言之、清儀個人既自願等於齊民、而其左右如舊屬實照諸君、當時談話、又皆極知大體、故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極願根據國務院令、與清室方面合作、而委員人數、亦已商妥、宜可使雙方融洽無間矣、孰知內部情形、實有大不然者、七日益世報所載遺老召集會議及段氏在津一電、實為清室方面反抗動機之第一步、而攝政內閣所發表與清儀商訂修正之優待條件、當時一般國民、以為復辟以後、尙得如是優待、且偏致其不滿、而在清室方面、實亦根本不欲承認、出宮之時、情勢所迫、自無異言、一利那閣、段氏既入主國政、時間人某為府秘書長、乃利用段之不無故主觀念、由陳寶琛因某以相提調、段果為動、清室氣憤、因以復讐、而此修正之優待條件五條、一方既為國民所不滿、一方又為清室所不承、可謂自取滅亡地、未嘗一日行運、即成歷史之材料、亦於吾記佔若干行而已、比之謠語、所謂駝子攪設兩頭落空者、得勿近是、茲補錄之如左、

雨花閣上照景山東半部



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、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、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、

第一條 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廢除皇帝尊號、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、

(未完)